



下

黎明哈尔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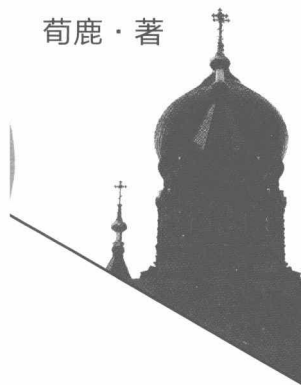
荀鹿 / 著



野火

黎明哈尔滨 ②
WILDFIRE

荀鹿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野火·黎明哈尔滨 / 荀鹿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9. 9
ISBN 978-7-5468-1816-0

I. ①野… II. ①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08411号

野火·黎明哈尔滨

荀鹿 著

统筹策划: 徐 淳

责任编辑: 余 岚

装帧设计: 八牛·设计 冉 冉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0931-8773121(编辑部)

0931-8773112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20.75 插页 1 字数 600千

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~6000册

ISBN 978-7-5468-1816-0

定价: 8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—
危
情
—

第二十六章

(一)

宋五奎眼瞅着冯世魁不甘心上了车，脸上乐得像朵花似的，嚷嚷着：“那个冯老师啊，你忙啊！要是赶早儿忙完了，我去找你喝酒！”

老冯的那张臭脸都快耷拉到地上了，他拉开车门一屁股坐到座位上，把车门重重一关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妈的！看这样儿，今儿半夜能忙完就不错了！”

他忽然扭头向开车的司机吼道：“你们处长能掐会算啊，知道老宋中午要请我喝酒，他就非得来搅和！”

那小司机吓了一跳，也不敢吭声，赶紧踩了油门，慢悠悠地开车。

老冯忽然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大喊：“明天晚上，庆祝阳历新年，你们元主任不请一桌吗？”

宋五奎伸着脖子吼道：“请，肯定请！这事儿我替他做主了，我们科室聚餐，带你一个！”

老冯这才美滋滋地缩回头去，小车一溜烟开跑了。

宋五奎和那两个警戒的民警对看一眼，都笑了。

一个民警说：“这他妈的老冯，真是酒魔子啊！”

另一个民警说：“还真不一定，我跟他以前喝过，他酒量真是不咋地，就是瘾大，你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外号吗？”

这下宋五奎也来了兴趣，忙问：“啥？”

那个民警抿嘴笑笑，说：“叫‘三两倒’，他最多能喝三两白酒，完事就得睡一天。”

宋五奎嗤笑了一声：“我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呢，三两也叫酒量？没有一斤打底、二斤不吐的本事，也敢叫四野部队上出来的人？”

一个民警牛哄哄地说：“就是就是，他们这些伪满警察留用人员，压根儿就不能跟咱们队伍上的人比，整体偏屎！”

宋五奎呵呵地笑笑，跟那两个民警打了招呼，再次走向大街上。那个民警刚刚说的话，让他一瞬间想到——资深法医冯世魁，是旧伪满警察的留用人员，这一点竟然被他忽略了。

宋五奎忽然意识到，有些话，不能说得太透彻。

时近中午，阳光愈加炽烈，街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热闹气氛。这是东北全境解放后的第一个阳历新年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所以，人民群众的热情无比高涨。

宋五奎没法去找苗有粮一起吃饭，他琢磨了一下，决定自己找个摊子先吃点东西。

他走到四道街，在同记商场门前有个卖羊杂汤的摊子，横竖摆了几张油腻腻的桌子，坐着十来个客人，人人都捧着一碗羊杂汤，就着烧饼或发糕呼噜呼噜地吃着。

这时候，正好有个食客吃完起身走了，宋五奎见缝插针地抢了个座位。

老板招呼着：“您老一位呀？”

宋五奎说：“嗯，就我自个儿……来一大碗羊杂汤，多加辣椒油。”

老板笑嘻嘻地问：“有烧饼，有发糕，您老尝尝哪样？”

宋五奎说：“烧饼发糕，一样来一个，我都尝尝。”

老板讨好似的笑着说：“您真是会吃的行家，烧饼是油盐的，发糕是清甜的，就着鲜辣的羊杂一下肚，那滋味，美着呢！”

这马屁拍得宋五奎心里舒服，他乐得大板牙都呲出来了。

“你很会说话！”宋五奎笑道，“真会做买卖儿！”

老板谦虚地说：“哪里哪里，我这算是啥生意？最多算个力气活儿……”他装模作样地叹气，说，“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三百六十五天也就年前这几天买卖好点儿！”

老宋接过他的汤和糕饼，吸溜地先喝了几口羊杂汤，接话说道：“那你为了这两天的好买卖，得忙活不少日子吧！”

老板说：“那可不咋地！新年一到，街上人多，附近农村的都进城来逛，平时不舍得吃喝的也都愿意吃点儿喝点儿。那我就得提前好几天备货，你不能等到了日子现整啊，那哪儿来得及！羊杂、辣椒酱、胡椒粉、调料、油盐、面，哪一样不得提前备好了，啥都是我一个人儿干，也没个帮手，累死我了！”

宋五奎忽然把手里的汤勺子放下了，羊杂汤老板的话，隐含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

老板说过新年这几天生意好，得把东西先备好，要不耽误了赚钱。

但是，今天上午苗有粮说那个卖炒瓜子的今早上去买了料，然后开始炒瓜子。

宋五奎挑了一勺子辣椒酱，直接塞进了嘴里，但是感觉不到一丝味道——他的心思不在食物上！

那个胖子，怎么会今天一大早才去买各种炒料回家炒瓜子？他早就应该准备好啊，一大早才想起来炒瓜子，这得多耽误挣钱啊？

“老板，问你个事？”宋五奎吃着烧饼，好似不经意地询问，“你这羊汤的料是搁哪儿买的？味儿挺正啊！”

老板很得意地说：“您老会吃啊！这都是上等的好料，白胡椒、十三香。你猜是打哪儿买的？”

宋五奎装作用心地想了想：“不会是九道街老山东家的吧！”

老板鄙视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去他妈的老山东，我们这条街面上都上他家去，他家货太次。我们这都是上道台府那边跟正经的清真师傅淘换的，要不味道能这么正？”

“哦哦……”宋五奎胡乱地应了一声，两三口连汤带饼扫了个干净，起身结账。

九道街老山东家很可疑，他要去看一看。

(二)

欧阳德和元东沿着东大直街走了一段路，拐进一条小街，找了个饭店走进去。

这是一家比较偏僻的馆子，因此平时的客人也少点。元东和欧阳德找了个最里边贴墙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
跑堂的小伙计赶紧过来打招呼：“二位领导，点点儿什么？”

元东笑笑，问欧阳德：“咱俩是不是疏忽了，穿着制服就来下馆子，服务员都认出来了。”

“咋了？穿制服咋了？”欧阳德说，“穿制服的就不能下馆子吃饭啦？麻溜儿地点菜！”

欧阳德平时都是一副端着架子的政工干部面孔，和蔼慈祥，宽厚诚实，只有私下和元东在一起的时候，才展现一下性情中人的豪爽。

元东便无所顾忌：“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？”

小伙计说：“我们这儿关里关外南北大菜啥都有，炖江鱼、锅包肉、酥白肉、拔丝土豆、拔丝地瓜、涮锅子……”

小伙计一口气说了十来样，欧阳德听得吞了十来次口水。

他看着元东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请客，你看着来。”

元东琢磨了一下：“嗯，血肠氽白肉，肯定来一个。别的，来条鱼吧？再来个锅包肉？”

欧阳德眯着眼睛瞧着他：“我可先提醒你，这顿饭你自己花钱，我可不给你报账！”

元东佯装恼怒：“那算了，就要一个氽白肉，别的不要了！”

欧阳德大怒，撇着嘴叫嚣：“你这小子不地道啊，我就连这俩菜的面子都没有？”

元东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嘿嘿坏笑：“怎么着？就许你讹我一顿饭，不许我吓你一激灵？”

欧阳德一愣，才反应过来，憋着嘴笑了半天。

元东平时也是个端着架子、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也只有跟欧阳德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流露出一点顽童似的真性情。

元东说：“不玩笑了，来一个血肠氽白肉，炖一条江鱼，再来个锅包肉。我请！”

欧阳德的爱人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普通护士，家里有四个孩子，只靠他们两口子的死工资过日子，平时过得也是紧巴巴的。

这一顿饭就算欧阳德自己不提，他也要主动请客。

等着上菜的工夫，欧阳德叹息着说：“唉，点多了，咱俩恐怕吃不了。”

元东说：“没事儿！吃不了，装俩饭盒带回去，给孩子们解解馋。”

“呀！还能带回去哪？”欧阳德的小眼睛闪闪发光，“那赶快再加一个拔丝地瓜吧，我们家老二爱吃这个！”

元东一脸苦笑，喊道：“老板，再加一个拔丝地瓜，打包！”

血肠汆白肉，是一道地道的东北大菜。赤红香嫩的血肠，雪白肥滑的肉片，鲜美爽口的酸菜，再来点儿粉丝，盛在一个锅里热乎乎地咕嘟着，就着两碗高粱米饭，是大东北冰天雪地里最诱人的美味佳肴。

“血肠白肉高粱饭，给个县长都不换！”欧阳德扒着深紫色的米饭，甩开腮帮子接着酸菜血肠，一个劲地感叹。

元东不太适应这种吃法，他更倾向于俄餐法餐或日餐样式的吃法，食材要精致，环境要优雅，态度要端庄。

但是自从参加了革命，他就已经远离了这种生活习惯，此时此刻他只好配合着欧阳德的情绪，简单夹一点菜，慢悠悠地品尝着。

欧阳德已经猛吃了一圈，他抬头瞄了一眼元东吃饭的样子，笑了一下，淡淡地说：“怎么？你还不适应这种吃饭的方式？”

元东掩饰地笑笑：“没有，你知道的，我一向饭量不大，吃一点儿就饱了。”

“得了，别蒙我，咱俩谁跟谁？”欧阳德挑了一根牙签，抠着

牙花子，慢慢地说，“你是个讲究的人，这跟你早期的日本留学经历有关。”

“嗨，没想到你还研究这个！”元东故意打岔调换话题，“你不是开始研究心理学了吧？”

欧阳德啐了一口，说：“心理学？洋人的玩意儿。我告诉你，那都是胡扯！”

他鄙夷地说：“像咱们，跟鬼子，跟国民党，多年刀头舔血混过来的人，还用得着研究那个玩意儿。咱们打眼一看，这个人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，这就是心理学，比他们那个照本宣科的学问厉害多了。”

元东沉默着点点头，算是默认欧阳德说的有道理。

“而且咱们这个实战派心理学还有一个好处……”欧阳德盯着元东，严肃地说，“就是不能出错！咱们一旦出了差错，那可就牵连了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啊！”

元东说：“来，接着吃，别凉了。”

欧阳德似乎来了兴致，不依不饶地絮叨着：“我跟你说明啊，干咱们这一行，很多吃饭睡觉穿衣的细节，特别容易暴露，一暴露就是致命伤！”

元东微笑着说：“怎么？这也是心理学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这不是心理学，这是救命学！”

元东没说话。

欧阳德接着说：“正好趁着这会儿有空，我考考你。”他往前凑凑，靠近元东，神秘兮兮地说，“假设，你现在执行的就是一次潜伏任务，我是你的敌人，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请你吃饭……”

元东说：“嗯？怎么着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我点菜了啊，宫保鸡丁，行不行？”

元东说：“行！”

“糖醋排骨？”

“行！”

“葱烧海参？”

“好的！”

欧阳德看着他，缓缓地说：“狗肉火锅？”

元东愣了一下，下意识的反应：“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欧阳德追问。

“因为，我是满族！”元东说，“我们的民族习俗，不许吃狗肉。”

“那你就暴露了！”欧阳德说，“这一瞬间你就暴露了！”

元东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毕竟只是个演示，不是实战。如果是实战的情况下，我不会露出破绽。”

欧阳德沉思了一下：“好，这个问题我相信你。但是，如果换了另一种情况呢？”

元东问：“哪种情况？”

欧阳德忽然露出一丝坏笑，眯着小眼睛说：“假设，你现在执行的是一次潜伏任务，我是你的敌人，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请你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我请你逛窑子。”

元东这下子彻底愣住了！

“你去不去？”欧阳德追问。

元东迟疑了一下：“去，不能不去！”

“去了之后呢？”

“找个窑姐儿，敷衍应付一下。”

“怎么敷衍？怎么应付？脱不脱裤子？上不上床？”欧阳德逼问。

元东心中大骇，他在多年的情报工作中，一直是以情报分析为专

业，对于这些情况，他丝毫没有经验，也就无法面对。

“找个窑姐儿，跟她进房间，喝酒聊天，熬过时间，也就差不多了……”元东沉思着说，“大不了，再给她一点钱，让她帮忙装装样子。”

欧阳德眯着的小眼睛里，忽然透出犀利的眼神，他缓缓地说道：“那你死定了！当你从那个窑姐儿房间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个死人了！”

“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元东忽然反问。

欧阳德讪讪地笑了一下：“如果是我，跟你一样，也是个死人了……这就是我们无法适应很多复杂局面的原因。事实上，我们都是洁癖的人，不管是生活中的，还是道德上的。”

元东仔细思量着这句话，说道：“处长同志，你讹我一顿大餐，不会就是为了考我怎么应付嫖妓女吧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先别急。我给你讲个故事……”

（三）

日本投降，我军接管哈尔滨之后，随即对黑龙江（当时还叫松江省）境内大大小小的土匪展开了清剿。以杨子荣为代表的剿匪部队击溃了威虎山的座山雕匪帮，是一次重大的胜利。

自此之后，很多小土匪或是被解放军剿杀，或是自行溃散，各自去寻找规模大一点的土匪山寨投靠，江湖黑话称为“靠窑”。

我军的侦察战士，那时候也都学会了杨子荣的办法，乔装土匪混迹其间，摸排情报以便消灭之。

而那些土匪山寨也听闻了风声，对于那些来投靠的匪部施展了各

种试探手段。

原本，土匪们最喜欢使用的手段是下山抢劫杀人，也就是江湖中所谓的“投名状”。看你敢不敢动手，会不会杀人，以此判断你是否是解放军的探子。

后来随着剿匪战斗的深入和宣传引导，各地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抗击土匪，这一招就不太好使了。

所以土匪们试探的方式倾向于三种，一是试探是否抽大烟，二是试探是否贪财，三是试探是否好色——尤其是色诱最为方便。因为土匪们都知道，共产党的探子是有严肃的组织纪律的，抽烟贪财这两样，做做样子还可以蒙混过关，唯独好色这一样，是无法蒙混的。

有一天，佳木斯“望山好”的头子付宝贵跟一票新投靠的小土匪说：“兄弟们，今儿带你们去快活快活，咱们不带长枪，只带喷子（短枪），上集贤县城关镇逛窑子去！”

小土匪们轰然叫好。其中有一个土匪美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，扯着嗓子叫唤：“哎呀妈呀，我都等不了了，咱们现在就尅吧！”

付宝贵说：“瞅你那损色儿！”

那时候，我们的工作队刚接管了城市，周边的县镇农村还没接管过来，因此那些地方也就成了边缘地区，土匪和特务活动还很猖獗。

天刚擦黑，一票人浩浩荡荡混进了集贤县城关镇，来到著名的窑子馆“红月阁”。

付宝贵喊道：“老鸨子，赶紧给我兄弟们叫姑娘，一人一个，脱裤子上炕！”

那些小土匪们一个个见着姑娘，不管岁数大小，美丑肥瘦，都跟狼狗见了肉包子一样开心，迫不及待地进屋就想上炕。

付宝贵就坐在堂屋里等着，他等着看谁从姑娘的炕上下来不对

劲——不对劲的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探子。

临来的时候，叫嚣得最欢实的那个土匪，第一个冲了出来，抱起一个小妓女就往屋里钻。

刚进屋还没半分钟，就听见那姑娘跟吃了死耗子似的尖叫，一顿厉声臭骂。

付宝贵赶紧过去看热闹。原来是那个小土匪进屋就脱了裤子，要往床上爬，那妓女一看，这家伙的裤裆一阵腥臊恶臭，得有至少七八年没洗澡，棉裤线趟里爬着虱子，屁股蛋子上蘸着大酱，那家伙的毛都粘成一团。

我的天哪！现场的人都看不下去了。

就连付宝贵都一阵恶心，说：“人家别的弟兄知道来玩姑娘，都提前洗一洗，你咋不洗洗？”

那土匪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他妈的我山寨老大花钱请我们来玩，还在乎这个？”

付宝贵苦笑说：“你他妈的不知道我们是土匪吗，你见过土匪逛窑子还花钱的？”

那小土匪说：“那咋办？那按你这么说是我理亏了呗？”

老鸽子说：“老大呀，兄弟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不花钱也就算了，你不能这么祸害我们姑娘啊，你好歹洗洗搓两把呗！”

那时候正是三九天，老鸽子在院子里给他架了一口杀猪的铁锅，烧了一锅开水，把那个小土匪扒光了捶进锅里，跟褪猪毛一样洗了俩钟头。

等洗完事了，小土匪穿上破棉袄。付宝贵说：“咋啦，兄弟，上炕吧！”

那小土匪哼唧了半天，说：“算了，他妈的不上了！”

付宝贵问：“咋啦？”

小土匪说：“十冬腊月在大野地里洗热水澡，又冷又激，那玩意儿站不起来了，废了！”

付宝贵和那帮土匪哈哈大笑，兄弟们玩得开心，心满意足地回了山寨。

为此，那个小土匪被全山寨上上下下，上到大寨主付宝贵，下到看寨门的独眼龙，笑话了整整十四天。

十四天之后，半夜里解放军剿匪小分队突然从山寨后门“一线天”石缝里杀进去，“望山好”山寨被一举剿灭。

(四)

欧阳德平静地看着元东：“你猜猜，是谁传出的情报？”

元东说：“这还用问，是那个埋汰鬼小土匪。”

欧阳德再问：“那你再猜猜，那个小土匪是谁？”

元东早就想到了。

“别绕圈子了。”元东说，“这家伙一定是宋五奎！”

“嗯，你猜对了！”欧阳德挑起一块血肠，塞进嘴里大嚼，“所以说，很多局面，你跟我都无法应付，只有老宋这家伙能应付。”

元东沉默不语，半晌，他慢慢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像这种应付妓女的手段，换作是我，我做不到。”

他想了想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这也不算什么特别为难的事情。毕竟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，具体工作也应该因人而异。换做是我的话，我即使做潜伏工作，也不会是在望山好那样的匪帮，也不会是农村的土窑子。”